

# 臨江邊的通訊

井岩盾 著



# 臨江邊的通訊

井岩盾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# 臨江邊的通訊

井岩盾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(瀋陽市馬路灣)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---

編號：4144·787×1092 1/32 2印張·35,000字  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數：1—12,087 定價：2,100元

## 序

在這裏呈獻在敬愛的讀者面前的，是幾篇蕪雜的文章。其所以題爲「臨津江邊的通訊」，不僅因爲描寫的事實大部分發生在那裏，而且也是因爲這幾篇東西，大多是在那裏寫成的緣故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當我把它們收集在一起的此時，距離寫成它們的時間都已三年多了。如果我們把注視將來的眼睛暫時轉向走過的道路，就會不難看出這三年多來的變化，大大超過了我們的想像。這不單是表現在國際上，表現在進步力量和反動力量的對比上；而且，也表現在我們國家裏，表現在我們的生產建設各方面的成就上。這怎能不使我們的心裏充滿欣喜、充滿自豪呢！而所有這一切，又與我們抗美援朝鬥爭的勝利分不開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光榮，將永遠輝耀於燦爛歷史的篇幅之上。

在那些永遠激動人心的日子裏，約有半年的時間，我曾榮幸地到了朝鮮，雖然沒有走上火綫，但那些可歌可泣的非凡的景象，却也深深地銘刻在心頭了。但是，由於能力的限制，除了對於自己的教育之外，結果只是寫了這樣的幾篇通訊，這是我羞愧萬分的事。即令是這樣吧：假如容許我們設想的話，若干年後的讀者，如果僅僅讀這幾篇文章，所能了解的當然很少；但我們是當代人，對於我們，與其說是讀這些文章，不如說是回憶那些偉大的時日更爲適當。一個臨津江的名字，便會把我們喚回到那些驚心動魄的日子裏去，如同又看見了光明與黑暗的鬥爭，——難道不是這樣的嗎？

所以，我有胆把這些輕微的作品集印成冊，原因不在文章。這是在讀者揭過這頁之前，我願意特別說明的。

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|---|
| 序         |   |
| 信心        | 一 |
| 試冰        | 六 |
| 渡過冰河，穿過火網 | 三 |
| 我們的姊妹     | 六 |
| 從勝利走向勝利   | 三 |

## 信心

我們到達部隊，今天是第四天了。現在我們是在一個團裏，地點在一個散散落落的山村裏面。朝鮮的山水，是秀麗的，在這山村背後的山坡和周圍的平地上，到處都是成行的果樹，如果春天到來，該是格外美麗的吧！只是現在，還是冬天，——朝鮮多松柏，遍地積雪未融，滿目白綠相間，也很好看。今日天氣，十分晴和，隔着窗紙，已經感到太陽的熱力，就在我這窗子外面的稻草堆上，一羣麻雀叫着、跳着，如果不是敵人的飛機不時地在近處飛旋、掃射，剎那之間，人們也許會忘記是處在戰鬥環境裏面的吧！雖然如此，這裏的人們也沒有失掉一個晴和的天氣所給予的愉快之感。飛機在這裏是引不起驚恐的，這並不是一般的所謂「習以爲常」，而是在這個「習以爲常」之中，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了。人們僅憑耳朵，就可以判定飛機的種類，並且知道它來是幹什麼的：路過還是偵察，投彈還是掃射，並且知道它飛得多高、多低，離此多遠，是否

已經發現了目標；因此，也就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應該躲，在什麼情況之下，完全可以不必理它，而一般說來，都是不理它的。常有這樣的情形：飛機低低地發着刺耳的尖聲從頭上飛過，人們僅僅把談話中斷兩句，飛過之後，馬上又有說有笑地談下去。這情形，沒有身臨其境的人，怕是想不到的。一句話，我們已經「抓着它的規律」了！因此，在這裏，菜味仍然是菜味，飯香仍然是飯香，談笑仍然是談笑，晴和的天氣也仍然是晴和的天氣。當然，所有這些，都決定於一個固定不移的前提，就是：在這種環境之下，生活和戰鬥的人們是英勇的，堅決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蔑視敵人。

那末，這樣說來，我們的部隊是不是就不艱苦了呢？艱苦，非常的艱苦，特別是在行軍作戰的時候，那種艱苦的情形，沒有超人的意志，是難以克服得了的。在這裏，我只講一講臨津江的突破情形就够了。臨津江，這並不是一條小河，深處不說，淺處也有半人深。朝鮮中部，今冬大雪，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度，嚴寒為數十年來所未有。江流甚急，水淺處不能結冰，我們的部隊在突破時，完全是蹣水過去的，時間又在夜間，水冷風硬，有的戰士一下到江裏，便凍得說不出話來了。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一面射擊一面前進，機關槍手把機關槍架在流冰上打。江的對岸是懸崖絕壁，懸崖絕壁之上，是敵人事先構築成功的防守陣地，這還不說，近代化的敵人，又使用了原始的方法，爲了防止我

軍的攀登，在立陡的崖根上澆上水，結成冰，崖高三、四丈，想爬上去的可能性是太小了。在這三、四丈高的懸崖絕壁之間，只有一條小路通到山上，路寬兩三米，卡着口子敵人構築了兩個地堡，小路上也鋪了冰，就這樣也沒有能抵擋住我軍的汹涌前進，把敵人打了個潰不成軍！在歷史上有多少情形能够和這相比呢？由於我們的部隊所爭得的光榮，讓我們爲做一個中國人民而自豪吧！

自從我國人民志願部隊進入朝鮮，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以來，獲得歷次光輝的勝利，到現在，應該說每個人都是英雄了。我們來到這裏，正遇上這次戰役的連隊戰評結束，向團做彙報，英勇的事蹟，聽來使人無限感動。有一個名叫楊何林的戰士，戰鬥激烈時，連長到危險的地方去看地形，他說：「連長，我給你當工事。」跑到連長前面蹲下來，連長拉他，他說：「我一個人犧牲了沒關係，連長犧牲，全連就失掉指揮了。」敵人的砲火打來，連長負傷，他犧牲了。英雄的事蹟不勝枚舉。有的子彈打光了，用鐵鍬也砍死敵人，用砲盤也砍死敵人，使敵人狼狽奔逃。敵人的坦克，對於我們的部隊已毫不可怕，爆破坦克成爲戰士們的熟練技術了。

這是說在戰場上。在行軍中也充分表現了我志願部隊的堅強意志。過大同江時，有一個身體弱的戰士掉了隊，一個人在後面趕了三天才趕上，他解釋自己的行動說：「我

是抗美援朝來的，簽了名。」

僅僅憑着我的記憶，再舉一個例子。有一個通訊員，在突破臨津江之前就生了病，幾天沒吃東西了。臨行動前，他一定要跟着部隊前進，留不下他。但由於身體過弱，下到江裏一凍，槍落在水裏了。我們中國人民軍隊的傳統是人在槍在，當時他就毫不猶豫地鑽到水裏，終於摸起了槍來，上得江岸，渾身成了一個冰人，跟隨着部隊繼續前進。這樣的軍隊，有什麼敵人能擋得住呢？

臨津江突破之後，接着就是翻山越嶺，猛追逃敵。爲了行動敏捷，配合密切，一百六、七十斤重的化學迫擊砲，都抬起來走。山高路陡，到處是冰雪，困難的情形可以想像。有這樣一回事情：一個拚迫擊砲身的戰士跌倒了，爬起來又走半里路後，才從嘴裏吐出碰掉的牙齒。

中國人民志願軍，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，中國人民的驕傲，中國人民的光榮！他們在朝鮮作戰，無時無刻不在關懷着親愛的祖國。「祖國」這個名詞，在這裏已被廣泛地使用了。別人給我們介紹，是這樣說：「這是某某同志，才從咱們祖國來的。」我們被詢問時，人們也是這樣說：「你們才從祖國來嗎？」他們詳細地打聽祖國的一切情形，從抗美援朝運動，一直到棉花的市價行情，熱烈的情形，真是動人。我們告訴他

們，在國內，抗美援朝運動是如何的高漲，慰問志願軍的活動是如何的熱烈。由於運輸條件的限制，雖然他們並沒有收到慰問品，但是，他們笑了，滿含深情地笑了。他們知道，親愛的祖國無時無刻不在關懷着他們，正如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懷着親愛的祖國一樣。最近，國內某慰問團代表來此，某部政治委員任奇同志作詩三首，交慰問團帶回，當中有這樣兩句：「半島煙霾即在掃，紅旗指日報凱旋！」這種英雄主義的氣概和絕對的勝利把握，在這裏，是人人所共有的。

寫於三上里

## 試 冰

——臨津江邊的小故事

爲了偵察突破的路綫，偵察隊接連出發，今天是第三夜了。現在，他們坐在一個小小的山坡上面，山坡下面，是一條寬闊的大江。江上，已經封凍了，冰面上覆蓋着皚皚的白雪，在晴朗的月光的照射之下，泛起一片光；月亮懸在東南，山坡的斜度正對着它，亮的程度，比江面上還要大些。在這寬闊的江面對岸，是一帶高山，山腳下面，是江水猛漲時沖刷成的懸崖絕壁，敵人的輕重火器，就埋伏在這懸崖絕壁上面。這就是三八綫上的天險——臨津江。

他們八九個，披着雪衣，散散落落地坐在山坡上面。在他們中間，有一個是偵察股長劉凱。劉凱，這個細長身材、臉孔瘦削、目光銳敏的年輕人，靜靜地坐在那裏，眼睛定定地瞅着對岸。月亮是異常明亮地照着，天空裏有一些大塊的烏雲在翻滾。

劉凱伸出手來，看了一下錶，時間是正六點半，距離八點，只有一個半小時了。按

照規律，八點之後，敵人的飛機，便要來這一帶低飛掃射，投擲照明彈，如果在一個小時之內不能動作，任務就不好完成了，而這明朗的月光，却是非常不利於偵察活動的。

「怎麼天還不陰呢？」劉凱焦急地想着，又伸出手來，看了一下錶。

今天晚上，執行偵察任務的兩個人，一個叫董化明，另一個叫趙登山。董化明，這個絡腮鬍子的山東人，戰鬥經驗豐富，脾氣和鬍子一樣硬，在這兩次戰役裏，他都被留在後方，執行其他任務，這次偵察臨津江上的突破口，他說：

「我是一個老戰士，在平時資格老，戰時就應該多執行幾次任務。」

誰也拗不過他。昨天晚上，試這西面的渡口，他去了，蹺了一次江，凍得够噲。今天晚上試冰，他又非去不可，理由是要補他不在隊裏的時候所沒有執行的任務。爭論不休，最後還是批准了他。另外，二十八個偵察員，有十五個要求任務，批准了趙登山。在要求任務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「直到現在，我沒有能够入黨，並不是我的思想意識不好，就因為愛說幾句怪話。這次執行任務，如果我回不來，也請組織上批准我是個共產黨員。」

堅定、頑強，這在執行任務的人是沒有問題的，問題就在於情況的變化。敵人是一些兇惡而又狡猾的東西。

劉凱坐在那裏，一再考慮，又抬起頭來，望了一望天空。天空裏，大塊的烏雲仍然在翻滾，那月亮，彷彿在專門鑽着雲彩縫走。他彎腰站起身來，移動到小山坡的陰影方面，輕輕招了招手，董化明和趙登山就來到他的面前了。

「過嗎？」兩個人一起小聲問。

「不，等一會。你們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好啦！」

兩個人回答。其實，這已經是不需要再問的了。劉凱又說：

「看見了嗎？江心裏有兩個暗處，那大概是沒封凍的水。從這裏下了山坡，你們就奔那裏走，一直過去，回頭的時候，再量一量水的深度。從這裏下去以後，如果碰上地雷，就把銅絲掐斷。敵人如果打槍，不管他發現沒發現，趕緊臥下。要是到了江心，就是敵人發現了，也不管怎樣，要強過去，不到江那岸，不要回來。至於江崖有多高，能看就看，不能看，可以不看。你們向前運動的時候，一定保持左右相距二十米，前後相距十米。如果有一個掛彩了，另一個趕快向他靠，拖下來；兩個人要是都負了傷，後邊有人上去搶救。我們用火力牽制敵人，你們放心！」

「是！」他們回答。

「到那岸，碰到敵人的哨兵，要是一個，得手就捉；兩個以上，可不准動手呀！」  
「是！」

劉凱剛說完，一大塊烏雲合縫，兩岸昏暗起來，他的多年偵察工作經驗，又一次被肯定了。但也就在這同時，江對岸的敵人，開槍射擊起來，紅色的曳光彈，點點飛出。

「盲目射擊！」劉凱結論似地說了一句，伸出手來，看了一下錶，現在是正七點了。敵人射擊一陣，停一停，又射擊一陣。

「過不過？」他思索着，一抬眼睛，看見董化明和趙登山兩個人的眼睛正對着他，彷彿在說：「下命令啊，還不過嗎？」

「過！」

劉凱的話剛一出口，兩個偵察員便轉身走下山坡，匍匐着下到江邊去了。

「沉住氣！」他在後面追加了一句。

兩個偵察員彎着腰，十分迅速地前進着，很快就通過開闊地帶，走到了冰上。他注視着他們，看見他們一起一伏，完全按照着指示的路綫在前進。他瞪着眼睛凝視着，起初還看見兩個人影，後來就變成了兩個微暗的點子，再以後，就什麼也看不見了。在他的眼前只是昏暗的江面，對岸的敵人緊一陣慢一陣地迎面射擊，江面上織成了一層火

網。他從山坡上走下來，走過開闊地，一直到了冰緣上，伏在那裏，眼睛貼着冰雪的平面向前瞅，從這裏，他又看見那兩個小黑點了。一會，又看不見了，冷風把他的眼睛吹得流淚，他用手擦了一擦，又看。他知道，兩個偵察員，在前面，在那寬闊的冰面上，迎着敵人的槍彈，勇往直前地、迅速地前進着。

月亮鑽出了烏雲，寬闊的江面明朗起來，敵人的射擊停止了，可是，那兩個黑點，却再也不能看見，他又看了一看錶，現在是七點一刻。

「怎麼了？過去了嗎？」

他在心裏發着問號。

錶針移動着，一分，兩分，又過去五分鐘了，他的眼睛，還是什麼也看不見；時間又過了三分，他看見江面上一個黑點出現了。

「那是人嗎？是他們嗎？」

此刻，他的心，空前地感覺到緊張起來。

小黑點逐漸大了起來，越來越顯著了，這時候，江面上又出現了一個小黑點。

「是他們！部隊能通過了！」

他把身子猛地一起，差點叫了起來，他真是太愉快了！

敵人大約是發現了江面有人，機槍驟然沿江掃射起來。他又急忙臥下，心裏喊着：

「快過呀！快過呀！」

他看得清楚，兩個黑點，成斜角形，迅速地向着這岸移動了，其中之一，走到江心，突然停了下來，他想：「糟了……」心跳的很急迫。可是，那小黑點，又向這岸靠近來了，很快。看清楚了，走在前面的是董化明，他彎彎着身子，往這邊跑，簡直像竄一樣；等他走到冰緣時，劉凱就一把接着他的手，董化明第一句話就是：

「任務完成了！」

「走！走！走！慢慢地說。」

他們走進了山坡的陰影裏，到他們坐下來時，趙登山也來了。他們詳細地報告了偵察的情況。趙登山說，他摸到了地堡跟前，真想把手榴彈塞進去兩個；董化明說，冰很厚，部隊通過，沒有問題。回來時走到江心，他還跳了幾跳。

「你腿上怎麼的啦？」劉凱看見他的棉褲開了花，心裏一驚，問道。

「沒怎麼的。」董化明回答，同時，用手摸了一摸，說：

「打上啦，真打上啦。走，咱們回家，向上級報告去吧。」

## 渡過冰河，穿過火網

### 一

天色昏暗下來，我們的砲火，已經轟擊過兩陣了，打得臨津江沿江一帶，煙霧瀰漫，充滿了刺鼻的火藥味。敵人的抗擊，逐漸逐漸地衰弱下去，只是有些機槍，還在瘋狂地放射，紅色綫條，沿江飛舞，子彈打到這邊江岸上，哧哧地響。在這響成一團的槍聲當中，有時夾雜着幾發砲彈，發着悶人的噓聲，落在這邊爆炸，有的落在岸上，火花四濺，有的落在江裏，就迸起一個高高的水柱來；迸起來的江水，像瓢澆一樣地撒在岸上，把在那裏匍匐着的戰士們的棉衣，全打濕了。

「怎麼沒有信號呢？」

有誰高聲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，語調裏滿是焦躁。戰士們，有的在那裏跪着，兩手